

从词汇的语义和语用视角试析译文 《中国人》中词汇翻译之失

李勤, 刘芹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是林语堂的代表作, 也是介绍中国文化的经典名作之一。《中国人》作为其最新也是流传最广的译本, 有超越前译本之处。但译文在翻译策略、句式结构、词汇理解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失当或可商榷之处。鉴于此, 立足于最基本的词汇层面, 从语言意义和语用意义的视角研究和分析译文词汇翻译的失误, 希望有助于中国文化异语创作的回译研究和词汇的翻译研究。

关键词: 语用翻译; 词语翻译; 词汇语用; 回译; 《中国人》

中图分类号: H 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8)03-0219-05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8.03.004

A Semantic and Pragmatic Study of the Lexical Translation of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Li Qin, Liu Q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Lin Yutang's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is widely renowned as one of the best; literary works in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Its latest and also the most influential Chinese version, *Chinese*, surpasses is better than previous translation, however, errors are found in term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understanding lexical items. This paper based on its wording, the lexical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in order to promote both the research on back trans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ragmatic theories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Keywords: pragmatic translation; translations of lexical items; lexical pragmatics; back translation;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一、《吾国与吾民》中文回译的研究意义及现状

林语堂学贯中西, 著译双丰, 一身集中国文化、英语造诣之大成, 扬中国文化名震西方, 这样

的中国学者, 林氏之后鲜有来者。

林语堂介绍中国文化的英文著作共 30 余部, 尤以《吾国与吾民》(以下简称《吾》) 和《生活的艺术》为扛鼎之作, 林语堂晚年也曾自诩为得意之作^[1]。这些英文著作的回译为中国读者欣赏林作提供了渠道, 更为如何用英语书写中国文化

收稿日期: 2017-11-22

作者简介: 李勤 (1975-), 女, 讲师。研究方向: 翻译、教学法。E-mail: 13916931799@163.com

内容、国外和国内读者的接受心理以及无根回译本身这种另类翻译提供了研究蓝本^[2]。遗憾的是,正如吴慧坚所说:这几部重要的英语著作欠缺高质量译本,评析这些英著回译的论文更寥寥无几,给林语堂研究造成了直接影响,致使林语堂建树之最——对外输送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3]。《吾》的主要译本是1936年黄嘉德的译本和1994年郝志东与沈益洪合译本^[3-4]。前者文白夹杂,佶屈聱牙,如今已少有读者。郝版(中文书名为《中国人》)几成中国读者欣赏《吾》的唯一途径。可惜,该译本时有理解错误、回译策略失当、文字晦涩等问题,质量远殊原作。这是林语堂的遗憾,更是中国读者的损失。本文拟着眼于意义表达的最基本单位——词汇,从语义和语用的角度审视郝版中出现的理解偏差和翻译失当,希望有助于《吾》的研究或重译。

二、词汇意义的分类和标准

词汇的意义分为语言意义(semantic meaning)和语用意义(pragmatic meaning),虽然概念定义各学者表述不一^[5],但实质基本一致:语言意义是相对恒定的静态意义,亦称概念意义或词典意义;语用意义是临时产生的,指为特定语境下的语用目的服务的意义。一个词语的语言和语用意义并不固定,而是流变的^[6]。一个新意义的出现在早期阶段属于意义创新,这种个体维度扩展属于语用意义范畴^[6]。新意义经过长时间大量使用,被固化成概念隐喻意义,于是形成了包括“原型意义”和“隐喻意义”的一词多义现象。可见,词汇的语用意义依附于语言意义,两者之间存在交叉和变动,分辨的主要依据是语境分析,学者们从语言学和翻译学不同的视角对语境有着不同的分类和阐释^[7]。胡壮麟把语境分为上下文语境(linguistic context)、情景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和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8]。在翻译的视域中考察词汇,其语言意义主要取决于上下文的语言特征,即词组语境、句集语境、段落语境和篇章语境^[9]。而语用意义主要是语言在情景和文化语境中临时重构的意义,具有意义短暂、意义新鲜^[10]和语境共生^[11]的特点。不把握这个区别,语言和语用意义就容易混为一谈。下文将参照这个分类标准,分析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回译版本《中国人》

中词汇的语言和语用意义的翻译失当,并尝试解决。

三、语言意义翻译失当

确切理解词汇的语言意义主要根据上下文的语言逻辑以及词汇本身的使用规约,如词性、词语搭配模式等,从词典意义中选取适合的语义项,再通过信息等值的原则用目的语加以表达。简而言之,翻译词语的语言意义主要是在词语固化的意义项之间选择最恰当的,再在目标语中等值复现。

《中国人》译本中词汇翻译失当,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词汇的义项选择错误。

例1 Only a decade ago Chinese women *paraded* the streets in trousers and today they are floating in long gowns covering the ankles, while women in the West are wearing skirts, but the trousered *pyjama* has every possibility of coming into fashion.

译文 仅仅10年前,妇女在大街上散步也是穿着长裤,今天,她们已经飘飘然于覆盖踝节部的旗袍之中了,而西方妇女则已经在穿短裙,与此同时,睡裤则很有可能也要时髦起来。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对动词 *parade* 是这样释义的: 1) to walk or march together to celebrate or protest about something 游行; 2) if soldiers parade, or if an officer parades them, they march together so that an important person can watch them 阅兵,(士兵)接受检阅; 3) proudly show something or somebody to other people, because you want to look impressive to them 向……炫耀。

译者译为“散步”,显然是把 *parade* 作第一义项解: walk or march, 却忽略了该义项作为不及物动词需要添加强制性副词或介词的用法,导致“*paraded the streets in trousers*”被译为“散步也穿着裤子”,无异于暗示“散步穿裤子”是不合时宜或没有必要的,令读者费解。从“*parade*”作为不及物动词后接宾语“the street”的用法来看,此处“*parade*”应取第三种释义,形容当时女性着裤装颇前卫,所以赳赳桓桓,与下文中描写穿旗袍的女性“float(翩然)”相应成趣。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中,“*pyjamas*”有两个意义: 1) a soft pair of trousers and a top that you wear in bed 睡衣裤; 2) loose trousers that are tied around the waist, worn by Muslim men or

women 穆斯林穿着的宽松长裤。究竟何者恰当? 还需仔细厘清。如果作者意属前者, 则言内之意为“睡裤都可能成为时装”; 言外之意是讽刺, 讥笑时装潮流的荒唐。如作者意在后者, 则旨在刻画时装潮流往返折冲, 言其花样翻新。笔者认为此处判断“pyjama”的重要依据为定语 *trousered* (裤子的)。如果意在讽刺, 则没有必要强调是“睡裤”而非“睡衣”, 可见此处的 *trousered* 如非赘言, 定是为强调“pyjama”为裤型的一种而特意限定的。所以 *trousered pyjama* 应解为“宽松长裤”。有趣的是, 此后时装的变化竟然证明林语堂预测不爽, 宽脚长裤果然风靡一时。

因此, 例1可译为: 仅仅10年前, 妇女身着裤装出门, 赳赳桓桓; 如今又旗袍及踝, 袅袅婷婷; 而此时西方女子又穿上了短裙, 某日肥筒阔裤又将成为时尚的新宠。

例2 She (courtesan) was more *cultivated*, more independent, and more at home in man's *society*.

译文 她们(妓女)比那些家庭妇女更有教养, 更独立, 更容易处理男子的社会。

译“*cultivated*”为“教养”, 可见译者是选取了 *cultivated* 的这一义项: *showing good education, manners, etc* (有教养的, 受到良好教育的)。如果仔细查阅就会发现 *cultivated* 还有概念指向更加明确的含义: *someone who is cultivated is intelligent and knows a lot about music, art, literature etc* (有才艺的)。“教养”是指“文化和品德”的修养, 其概念的内涵远宽泛于后一义项的概念内涵“艺术、才艺”。译作“妓女比那些家庭妇女更有教养”, 只怕读者百口嘲谤, 传统中国妇女更是万目睽睽。译者对“*cultivated*”择义失当, 导致唐突了原文的本意: 妓女比那些家庭妇女更多才多艺/才艺出众……

其次, “*society*”是否是“社会”之义?“男子的社会”是指父权社会还是当时男子专享的社会领域, 如官场、文坛? 为什么妓女在这样的社会 (*feel*) at home (自在轻松)? 这些问题无法解释, 是因为这里“*society*”并非“社会”, 而是“*the companionship or presence of other people* (交际, 交往)”。

综上, 笔者认为例2应译为: 妓女较之家庭妇女, 更加多才多艺, 更独立不倚, 与男性相处更为自如。

四、语用意义翻译失当

卢思源教授指出: 在语言的实际使用过程中, 词汇的涵义往往含蓄微妙, 隐晦而深奥, 有时候并不是以它们的原始(中心)意义的面貌出现, 而是以派生(次要)意义的姿态出现。有些词在转义后, 其衍生义与原始意义相距甚远, 甚至难辨其相互关联^[12]。这些词汇往往是在原型意义的基础上, 以关联为导向, 借助一定的“词汇调节 (*lexical adjustment*)”手段, 如字面意义的收缩 (*narrowing*)、近似 (*approximation*)、隐喻扩充 (*metaphorical extension*)^[13]等手段服务于特定的上下文。读者和译者识别这些语用意义的依据, 如汪榕培先生所指出, 主要是语境关联、使用者个人因素和修辞功能的辨别^[5]。《中》的译文则因为未能辨识这些重要因素致使不少词汇的翻译失当。

(一) 语境关联不辨

例3 ...one can understand the whole game of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and prophesy the outcome of any Chinese declaration of policy *blindfold*. One ceases to be frightened by its literary *fireworks*.

译文 ……你就能理解这个中国政治在过去30年来所玩的游戏, 也就可以闭着眼睛描绘出中国人的任何新政策实际情况的图景。你也就不会害怕这些新政策最初的烟火了。

此处 *blindfold* (蒙眼布) 和 *fireworks* (烟花) 都不是其原型意义, 而是作者在“中国新政”这个特殊语境中, 通过关联激活读者的隐喻认知, 重建了新的语用意义。“蒙眼布”因具有遮挡视线的特征, 通过“连锁联接 (*concatenation*)”的拓展模式引申为“障眼法”的含义。

就原型意义而言, “*fireworks*”与“*firework*”同义, 表示“烟花、花炮”, 单数形式多用作定语, 修饰“*display*”等; “*fireworks*”则除了原型意义又逐渐衍生出类比或隐喻意义如“炫示、展露”“怒火、争论”等意义。但此处的“*fireworks*”与“*blindfold*”一样, 均意在讽刺当时中国政治的弊端: 改革威势赫赫煞有介事, 其实不过空有声势掩人耳目, 这是作者在特定语境下临时赋予词汇的创造性的语用意义, 有“天花乱坠”之意; 为契合前文的“*frightened by* (被……唬住)”, 译为

“烟雾弹”更为贴切。

综上,原文拟译为:你就能理解中国政治在过去30年来所玩的这个把戏,也就可想而知中国那些不过遮人耳目的所谓新政的结果。你也就不会害怕那些文字的烟雾弹了。

例4 Each tries to make up his *set* and throws out the unwanted *bamboo* to the next man.

译文 每个人都试图凑齐自己的一副牌,而把那些没有用处的竹子扔出去供别人选择。

为说明中国人缺少公共精神作者做了一个生动的类比:国人各自为政就像他们的娱乐打麻将一样。在这个明确的中国文化——麻将的语境里, *set* (套、组)、*bamboo* (竹子)和 *the next man* (下一位)都是被作者临时赋予了特定意义: *set* (套、组)和 *the next man* (下一位)通过语义收缩,从一个泛化的指称被借以表达麻将的专门概念“一副牌”和“下家”,而 *bamboo* (竹子)则通过“近似”原则表达了麻将的专门术语“条子”。译者译“*set*”为“一副牌”,准确无误;把“*the next man*”译为“别人”,不够准确;而译“*the unwanted bamboo*”为“不要的竹子”则显然不得要领。

(二) 修辞功能不识

例5 The only reason why this novel is considered obscene is that the author makes its men and women go through extremely *compromising situations*.

译文 这本小说被视为淫书,唯一原因是作者有意使书中男女们过于姑息迁就。

compromise 的中心意思是“使妥协,迁就”,通过“词义辐射 (radiation)”拓展出“使受损,蒙羞”的意义,但此处的 *compromising* 又在“使蒙羞”的意义基础上继续派生出“有失体面”的涵义,使 *compromising situation* 暗指“有辱声誉的情形”,尤指不道德的性行为或不光彩的性纠纷,Shannon Donnelly 该题材的小说命名为 *A Compromising Situation*, 就是一个有力的旁证。林语堂此处使用该词明显有着委婉或讳饰 (euphemism) 的修辞意图,精审的译文同样应该追求既可讳秽又可意会的修辞效果,打破表层结构,挖掘其深层结构,通过“连锁连接 (concatenation)”的方式,实现语言的活性^[11]。因此例5可译为:这本小说被视为淫书,只是因为书中有过多的云雨场面。

例6 ...[if he remains] still enthusiastic for progress and reform, he is either an *inspired idiot* or

a *confounded genius*.

译文 (如果他仍)醉心于进步和改革,那么他不是富有灵感的白痴,就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天才。

“*inspired idiot*”和“*confounded genius*”在修辞上均属于矛盾修饰 (Oxymoron),即:将两个意义上似乎矛盾的词有意连接起来的用法。其特点是通过将矛盾的概念和判断巧妙地联系在一起,相互映衬,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和意味深长的哲理^[14],如“震耳欲聋的沉默”“忧伤的乐观”。原文矛盾修饰的内容基础是:明知“进步和改革”不可为而为之。料事在先,所以说他聪明;无功受累,所以说他愚笨。译作“富有灵感的”虽然严格符合“*inspired*”的概念意义,但“灵感”是指创造过程中突然爆发出来的创造能力,有违原文的语境。笔者认为,对“*inspired*”稍作“词汇调节” (lexical adjustment) 就能成为形神兼备的译文:要么是个聪明的傻瓜,要么是个糊涂的天才。

作者在刻画妻妾成群的家庭如何冲突不断时,借用了《金瓶梅》中的一句话:

例7 The best rely to this are the words of P'an Chinlien, “Do you ever see two spoons in the same bowl that do not knock against each other?” She *knew* what she was talking about.

译文 对于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是潘金莲的话:“一个碗内两张匙,不是汤 (tàng, 动词, 表“触, 碰”) 着就是摸着。”她知道自己正在讲些什么。

引言部分,译者采用了《金瓶梅》的原文复现,形式工整、表达生动,但对林语堂点睛的评语“*She knew what she was talking about.*”却翻得少了精到,失了味道。“*knew*”一词此处属修辞用法:含蓄陈述 (understatement) ——与夸张相反——故意轻描淡写反胜过穷态极妍,用轻灵的语言给读者的想象造成丰富的留白,四两拨千斤。林语堂明明是盛赞她见事深明、鞭辟入里,却故意降格使用没有褒奖意义的中性词语“*know* (知道)”。译为“她知道自己正在讲些什么”,虽忠实了语言意义,却违背了语用目的,颇似废话,拟于不伦。笔者以为不妨借用一句现成的流行俏皮话:“她懂的。”或可像原文一样,达到语言清减,想象丰腴的效果。

(三) 个人因素不察

所谓个人因素对语用意义的影响是指:某一词

汇或词汇结构通过“临时附加信息”呈现“表达意义”(expressive meaning),表示说话人对所指人或事持有的某种态度或情感。

例8 ...the salvaging of an old culture, like the sorting of family treasures, and even the connoisseur's eyes are sometimes deceived and his fingers sometimes faltered.

译文 ……对古老的文化进行一番打捞工作,就像整理自己的传家宝一样。就是有古玩鉴赏家的眼光有时也不免看错,他的手指也不免犹豫不决,不敢去检出那应当检出的东西。

拟译为:……对我们古老的文化来一次大抢救,就像清理我们的家传之物,有时古玩行家也难免看走眼,失了手。

这是在全书引言部分,林语堂为介绍该书的写作缘由并解说介绍文化的烦难所言。以清理传家之物作比,暗示难度太高作家极可能犯错,有自谦的用意,也有对谅解的敦请。作者个人的这个情感诉求对译者理解和翻译“falter”至为重要。将其译为:犹豫——从常识上讲没有谅解的必要;从语言逻辑上讲也有乖谬。先有“eyes are deceived(看走眼)”——表示错误已发生,不可能后续“fingers falter”(手指犹豫)——表示错误不一定发生。“看花眼”倒是可能“手犹豫”。笔者认为这里的“falter”是作者从概念意义出发,在不同的语义场,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表达出因看走眼,“失了手”的语用意义,词汇调整和语用意义激活的过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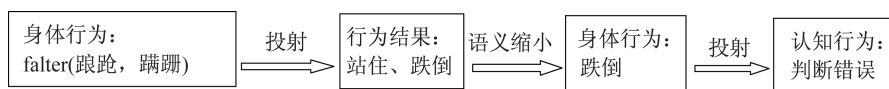


图1 “falter”一词语用意义激活过程

Fig. 1 Activating process of the pragmatic meaning of “falter”

五、结束语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用异语进行中国文化叙事,回译为汉语,在翻译中被称为“无根回译”,即由英语回译到并不存在的汉语“原本”^[15]。这样的另类翻译既面临着独特的问题,如译文的归化要求更高等,也面临着所有翻译共同的问题。本文从语言意义和语用意义的视角,审视和研究了《中国人》译本中的词汇翻译,既推动了对异语创译的文化现象和无根回译的研究,也为普遍的语用翻译研究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 林语堂. 吾国吾民 八十自叙[C]//林语堂文集(第8卷).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387.
[2] 王宏印. 文学翻译批评概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36.
[3] 吴慧坚. 重译林语堂——从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的翻译谈起[J]. 学术界,2008(6):194-199.
[4] 林语堂. 中国人[M]. 郝志东,沈益洪,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5] 周福娟. 词汇语用意义的认知理据[J]. 外语学刊,2012

(2):57-60.
[6] 汪榕培. 英语词汇学高级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7] 张春星,张春月. 高语境词汇的语用翻译研究[J]. 外语学刊,2008(3):123-126.
[8] 胡壮麟.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
[9] 何兆熊. 语用学概要[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
[10] 冉永平. 词汇语用信息的临时性及语境构建[J]. 外语教学,2008,29(6):1-6.
[11] 李宗宏,李发睿. 词汇语用学与语言的语用意义之研究[J]. 外语教学,2014,35(3):25-29.
[12] 卢思源. -ly 副词再探——从 OCCASIONALLY 和 NORMALLY 的词义和译法谈起[J]. 福建外语,1985(1):1-6.
[13] Wilson D. Relevance and lexical pragmatics[J]. It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Rivista di Linguistica, 2003, 15(2):273-291.
[14] 邵春. “小大人”和“老小孩”——基于心理模型的语用推理[J]. 外语教学,2012,33(5):49-52.
[15] 王宏印,江慧敏. 京华旧事,译坛烟云——Moment in Peking 的异语创作与无根回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2):65-69.

(编辑:朱渭波)